

非洲對我們來說實在很遙遠，我們對她的認知可能只停留於刻板印象或片面的認知，但這一大片土地的需要怎能三言兩語解釋清楚。讓我們由北宣家所支持的非洲宣教士開始，他們在不同群體作不同形式的服侍，讓我們從他們的分享、一個難忘的服侍經歷，更豐富我們對非洲各類的宣教工作有更多的認識，讓我們由「頭腦」開始，再來深願上帝掀動我們的心，讓世界的需要破碎我們的心，向我們發挑戰，願神使用我們！

“報福音傳喜信的人，
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羅馬書10:15)

非洲仍然需要福音！

石家輝



非洲概況

人口、地理、民族：非洲佔世界的 1/5 陸地面積，現時人口近13億，佔世界人口約 17%，人口增長速度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非洲有近 3,600 個民族。截至 2017 年 10 月 1 日，非洲共有 2,144 種語言。¹

經濟：中國已有約十年是非洲最大的經濟貿易伙伴。

政治：民主體制仍然脆弱。貧困和貪污腐敗是主要的社會問題。若能減少貪污腐敗，會舒緩貧困，讓數以十億美元計的資源可以投入基層經濟。亦出於經濟原因，每年十多萬年輕人試圖以各種方式偷渡或遷徙進入歐洲；不少犯罪份子從人口販賣中獲利。



醫療：疾病問題依然嚴重。在 2016 年，全世界感染愛滋病毒的三千七百萬人中 70% 在非洲，全世界兩億一千六百萬個瘧疾病例中有 90% 在非洲。2014-2016 年在西非肆虐的伊波拉病毒，造成超過一萬一千人死亡。

恐怖襲擊威脅：非洲發生的聖戰襲擊情況不亞於中東，恐怖組織包括：

- 1 博科·哈拉姆²，2012-2015 年是全世界最致命的組織，在 2015 年殺害 5,500 人，其基地在尼日利亞北部，因在 2014 年綁架近 300 名尼日利亞女學生而聞名，在查德、喀麥隆和尼日爾也有發動襲擊。
- 2 「青年黨」³，2016-2017 年是全世界最致命的組織，在 2017 年殺害 4,800 人，致力推翻聯合國支持的索馬里政府，除了在索馬里進行襲擊外，也偶有入侵肯尼亞、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亞，發動過肯尼亞的西門購物中心和加利薩大學的恐怖襲擊。
- 3 富拉尼⁴ 武裝組織，在中非共和國和尼日利亞進行襲擊，在 2014 年殺害近 850 人。
- 4 尼日利亞北部經常發生穆斯林聖戰份子（包括當地及從其他國家來的戰士）對基督徒進行大規模屠殺。有聖戰襲擊的地區還包括北非諸國和厄立特里亞；在蘇丹，有政府勢力支持對基督徒的襲擊。

1 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其中 258 種有完整的聖經，414 種有新約，387 種有聖經的部分，1,085 種沒有聖經。http://resources.wycliffe.net/statistics/Wycliffe%20Global%20Alliance%20Statistics%202017%20FAQs_EN.pdf，2018 年 5 月 31 日瀏覽。這些語言均有聖經翻譯的需要。

2 Boko Haram，「禁止西方教育」

3 Al-Shabaab

4 Fulani，或稱富爾貝人 (Fulbe)

北非曾是初期教會的中心，幾位著名的教父如**特士良、奧古斯丁**都是北非人。

接近 **13億** 人口 

主耶穌 小孩時也曾因逃避希律的追殺，來到非洲的埃及。(馬太2:13-15)

第**2**大洲 | **54**個國家 | **1500+**種語言 



50.9% 基督徒
43.3% 穆斯林
5.8% 其他

未得之民人口
3億6千萬

 與總人口比例為 **28.2%**

2018年 非洲成為擁有全球最多基督徒的大洲

→ 接近 **6億**

單在20世紀，便有 **180萬** 基督徒殉道 

72位 香港宣教士在非洲服侍 

馬達加斯加—世界第**4**大島嶼



“非洲地圖，橫線的北面主要為穆斯林佔多數的地區，南面主要為基督徒佔多數的地區”



宗教

在1900年，基督徒佔非洲人口9.1%。在2010年，基督徒已達人口的48-49%，穆斯林約佔41-42%，各種民間宗教約佔8-9%。⁵ 至2018年，基督徒總數約六億。

可以假想一條從西非一經過尼日利亞中部一到東非的橫線（參左圖），大體將非洲分為主要是穆斯林的北部地區和主要是基督徒的南部地區。尼日利亞是最多基督徒（約九千萬）的非洲國家，也是最多穆斯林（約九千萬）的非洲國家。

穆斯林傳教士努力向非洲各國傳教，由中東和北非的產油國資助伊斯蘭學校和援助項目，推動伊斯蘭組織參與各個國家的政治，在許多國家，尤其是中非的傳教取得了一定成就。這些議程間接和直接引起了部落衝突和政治動蕩，在穆斯林佔多數的地區（即使在基督徒佔多數的國家內）對基督徒造成迫害。

另一方面，非洲是各大洲中有最多福音派基督

徒的洲。在撒哈拉沙漠以南，不少基督徒宣教士有效地引領穆斯林歸信基督。2015年一項研究估計非洲有約220萬名基督徒（大部分是基督新教徒）是來自穆斯林背景的。⁶ 有穆斯林領袖甚至稱每年有過百萬穆斯林歸信基督。

然而，各地很多自稱穆斯林和或自稱基督徒的人，其價值觀都存留著非洲傳統宗教的影響，如泛靈論、拜物教、祖先崇拜、偶像崇拜等。

非洲的未得之民

在2010年世界20個最少福音化的國家中，在非洲的佔13個—這些都是穆斯林國家，大多都信奉某種形式的民間伊斯蘭信仰。⁷

福音派基督徒比例最少的國家在北非、西非、非洲之角和印度洋諸島，例如（1）西非的富拉尼人是世界上最大的遊牧文化的民族；（2）在非洲之角的索馬里人（由於國內動蕩，有很多僑民在國外）。

飛行宣教士的掙扎

法蘭奇
● ● ●

“由於維和部隊也是伊斯蘭國家派來，這班基督徒每天仍活在惶恐之中”

教會的挑戰、需要和角色

許多基督徒受巫術和邪靈的影響。雖然基督教的發展迅速，但很多人在信主後沒有被好好跟進，缺乏徹底的認罪悔改。信徒中間充斥著非基督教的習俗和世界觀，混合主義是一大問題。因而門徒訓練是巨大的需要，此外，教會也需要各級領導的培訓、神學教育、媒體事工（非洲整體識字率僅2/3）、聖經翻譯⁵等事工。

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南非、肯尼亞等國的教會已經有很多委身的宣教士在穆斯林群體當中傳教，面對當中的危險和可能的迫害，需要很大的愛心和勇氣。這股宣教力量對非洲本土，以致阿拉伯世界、亞洲、和歐美的影響不斷增大。

非洲教會大多已經本土化，脫離了殖民地時代西方教會的影響。上述尼日利亞等國有相當強大而組織完善的教會，不少樂於與其他國家有宣教異象的教會在宣教上配搭。

非洲教會在捍衛傳統的聖經信仰上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例如在同志社會運動議題上，比大部份西方教會在抗衡世俗化、相對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立場更堅定。

華人教會和信徒，若關心非洲的需要，可以參與的事工包括：在宣教及其他事工上與非洲教會配搭，協助門徒訓練和領袖培訓，從事未得之民的聖經翻譯，建立合宜的社會企業，進行營商宣教，及在社會、世俗化、及本色化議題上與非洲教會作信仰和經驗的交流。



5 《普世宣教手冊》，2010年版

6 http://www.academia.edu/16338087/Believers_in_Christ_from_a_Muslim_Background_A_Global_Census，2018年5月31日瀏覽

7 《普世宣教手冊》，2010年版

8 見腳注1。

帶著北宣家、支持教會和弟兄姊妹的支持，我在2015年踏上宣教工場，在東非肯尼亞服事。我隸屬飛行宣教部，透過飛行將福音帶給未得之民，支援偏遠及戰亂地區的福音工作。機隊由十多名機師、維修員及本地同工組成，服侍範圍包括南蘇丹、中非共和國、剛果共和國、烏干達、肯尼亞等地區。我的崗位是飛行宣教士（missionary pilot），工作包括運送或緊急撤離宣教士及福音對象、派發糧食藥物聖經等物資、與宣教士和當地牧者配搭開展福音工作等。我亦負責飛機維修、飛行系統開發，以及定期接受技術考核等。機隊現時人手缺乏，而本地政府對機隊的要求與一般航空公司無異，因此機師要身兼多職。

有別於一般宣教士，我不是服事單一族群，而是同時跨越多個文化。我的機師同工全是美國人，我需要學習不同口音的美式英語，美國人的做事方式；本地人是肯尼亞人，我需要學習肯尼亞語言 Kiswahili，肯尼亞人的做事方式。我的飛行服事涉及不同地區，我需要對不同族群的文化和語言有基本認識，法語、阿拉伯語、各式土話，仍有待進步。

我太太隸屬一隊外展佈道隊，對象是穆斯林群體 S 民，當中不少是難民；他們堅守伊斯蘭信仰，基督徒不足 1%。太太每星期會進入 S 民聚居的社區，透過教英語與他們建立關係。

英文班現時有二十多位學生，年齡約 15-40 歲。也需要同時跨越多個文化：她的團隊有不同國籍的同工，英語口音和水平也不同；而她的學生不太懂英語，太太經常要混合英語、肯尼亞語和 S 語與他們溝通。

四月份的一次飛行服事很難忘，一天內我在四個不同的國家起飛降落，飛越乾地森林等不同的地理環境。黃昏時我降落在中非共和國的一個小鎮，我與當地服事的宣教士 Mark 吃著不知名的烤肉，他問我：「你知道 yummy 這個字的來源嗎？」。Mark 告訴我英國人開始使用 yummy 這個字的時間，正正是宣教士開始進入中非共和國的時期。當年英國宣教士在代禱信中提到當地一個叫「Nyum Nyum」的食人族，形容他們最懂得找好東西吃。Mark 細訴當地的歷史趣聞，為疲累的我帶來一些歡愉。當我問及近期的狀況時，Mark 面色一沉。他說鄰鎮去年發生激烈宗教衝突，我們的機隊要緊急撤離當地的宣教士。當地的伊斯蘭軍隊殺害了很多基督徒，基督徒急忙逃難，有些逃到 Mark 這裡。現在有聯合國的維和部隊看守，衝突稍為平息，但基督徒仍沒有容身之處，只能在森林裏過著艱苦的生活。由於維和部隊也是伊斯蘭國家派來，這班基督徒每天仍活在惶恐之中。那一刻，我祈求的是基督的平安與每一個信徒同在，基督的福音臨到每一個穆斯林。請為非洲未得之民禱告，請為非洲屬神的民禱告！

與東非的遊牧民族同行

格雷斯和雅金



認識他們

在市集上，一輛汽車突然在路中間停了下來，司機情緒激動地對一群男人大吼大叫，帶著強烈的手勢和面部表情。附近，幾個女人不滿意番茄的價格，開始提高自己的嗓門並互相揮手。對於外部觀察者來說，這些人似乎很生氣，而且嗓音很大，但事實上，他們只不過在正常交談！

這個非洲東部的民族充滿激情，（在大多數情況下）直接，強壯而自豪。傳統上他們是遊牧民族，這也意味著他們有彈性，自發，個人主義，但同時以氏族制生活。他們與氏族成員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總是互相幫助。他們是有榮譽感的民族，保護個人名譽非常重要。

他們幾乎是 100% 的遜尼派穆斯林，在過去的幾十年由於外部影響而變得越來越嚴格。穆斯林是他們身份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多數人甚至無法想像自己也許可以有不同的信仰。大多數人甚至沒有接觸過任何基督徒。然而，越來越多的人成為耶穌的追隨者，尤其是散居在海外的人。

一個屬靈的孤兒

他們掙扎於 1990 年代初的內戰和頻繁的乾旱。在失業、健康不良、貧困和經常乾旱方面，他們有很多需要。他們認為需要外部幫助才能發展，這就創造了開放的機會，特別是在商業、教育、社區發展和醫療保健方面。

和這些人相處的最後五年中，最令人鼓舞的經歷是我們與一位當地弟兄的關係。他住在離我們七個小時的另一個城市，而他是這座城市裡唯一的基督徒。他在另一個國家工作時信了主，並感覺神呼召他回到家鄉來做見證。在他的社區中，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在去年的抗旱救災項目中，我們有機會與他合作，為那些幾乎失去所有的遊牧民提供食物和山羊。

第一次我們見到他時，他告訴我們：「我的夢想是帶十個人信主，然後這十個人再帶另外十個人信主。」雅金定期用電話與他保持聯繫，我們安排了幾次見面。正如你所想像的，不僅因為距離的緣故，而且還有暴露他身份的風

險，所以我們見一面並不容易。與該地區的其他信徒一樣，對他來說，怎樣分享以及與誰分享都是一個挑戰，因為這樣做可能會讓他和他的家人遭到逼迫。

我們的牧養工作—代表我們的救主

在我們所住的城市，作為唯一的一個正在為上帝—真正的君王作見證的團隊，我們認為，首要任務是成為這些人的牧者。我們求神打開周圍那些人的眼和心，打破阻止他們來到基督的障礙。我們求祂拯救和轉變這些人和他們的文化。我們盡力以他們的本相—按著我們全能的神的形象所造—來看待他們。

我們的孩子也會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因為他們學習當地語言，可以越來越多地與周圍的人交往。神也用一些獨特的方式將人帶到我們的主面前。孩子們拿了一本書給他們的當地語言老師，她開始饒有興致地閱讀。她開始把舊約裡關於神的應許念給孩子們聽，還講了很多故事，這些故事她感到有些熟悉卻也有些不同。

作為一名文化人類學研究員，雅金有很多機會與當地人坐在一起，詢問他們的生活和對屬靈事物的看法。當他表現出對這些人的尊重和真正的興趣時，他們通常也會開放，對外國人產生好奇，對他的觀點感興趣。問了幾個關於生活，文化和屬靈的問題之後，雅金關掉了錄音機，坐了下來，感謝當地的受訪者。「你呢？你怎麼看？」他問一個當地人。那個時刻，是一個開放的機會，來分享耶穌對我們生活有甚麼樣的轉變。

格雷斯和孩子們每天早上都習慣去當地市集，如果有幾天不去，那些女人們就會開始問他們去哪兒了。格雷斯和孩子們都試圖利用機會為那些生病的女人公開禱告。通常，女人們會問，為甚麼我們不是穆斯林，我們回答問題或講聖經故事時，最後都會有一群人加入或聽我們的對話。一群學齡男孩走在街上，「她在講爾撒（耶穌）…」他們剛剛從商店的人群中走出來。那群人聽到了女人們的話，還有她們跟格雷斯的問答，最後談話變得有些激烈，關於神的審判，關於耶穌自稱是救主，以及我們怎麼肯定自己能進入天堂。

“我的夢想是帶十個人信主，然後這十個人再帶另外十個人信主”

香港大叔和花化族小弟兄

羅保珍



在西非迦納事奉足足三十年了，開始時教導花化族（北部的一個部族）文盲青少年學習認識自己的文字，他們經過六個月，便可以學習英文。經過雙方的努力，這群年青人終於可以認識神的話，教會就建立起來了。

Ayimisah 出生於一個在穆斯林家庭，父親是虔誠的穆斯林。Ayimisah 的謀生技能是維修破爛的鐵水桶。一次偶然機會，得到他父親的准許來學習認字，Ayimisah 很聰明及好學，短短一年內他已經可以讀花化文和英文的聖經，他更決定成為基督徒，並改名為提摩太。後來更努力到夜校進修至中學畢業。不久，他想服侍神，在忙碌的生活中仍決定在周末進修神學課程，在神的話中充實自己。因他以前是以打鐵維生的，所以他寫字時手會不自主地手震，但他仍是努力學習。後來更決定進入神學院全時間學習及預備事奉神，這決定更表明他是全心全意仰望神的供應。

神是信實的，叫信靠神的人不致羞愧，神的預備更是豐足的！提摩太得到香港一個愛主家庭的支持，解決了經濟的困難。提摩太神學畢業後，被派往首都 Accra 一個佈道所建立教會，及後神更賜予他一個機會，得到韓國神學院的支持到韓國進修一年，獲得了神學碩士學位。

感謝神，弟兄神學畢業後決定向自己族人傳福音。他帶著妻兒一行六人憑著信心回到迦納最北的地方，在同族那裡定居，建立教會。當時在本地教會事奉的薪金是非常之低，大概只有港幣 \$800！但他們一家仍行在神的心意裡，專心服事神。神藉著同鄉的幫助，使提摩太在北面一所學校任職，住宿問題得以解決，亦可供子女繼續升學，而周末就在教會事奉，牧養信徒追求認識神。

有一年，那位支持他的香港弟兄，我們都親切地稱呼他為長龍大叔，來探望我們，我們特意安排兩位見面。當時素未謀面的兩位弟兄竟然互相擁抱問候，像磁石一般吸住，手拖手的走了一段路，那份喜悅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提摩太更送了一件民族服裝給長龍大叔作為留念！在教會裡，提摩太坦然介紹長龍大叔是他的恩人，因為若沒有大叔的愛心奉獻支持，提摩太就沒有今天的成就。原來提摩太除了建立教會，帶領弟兄姊妹到不同的村落佈道，他還用部份的薪金來幫助一些孤兒及寡婦，支付兒童們的書簿費、校服、學費等等。他更將這些受助者的名單詳細記錄下來。提摩太分享，因為神賜他這麼多的恩典，他願意學習施予，以幫助自己的族人來報答耶和華所施的恩。願提摩太生命的轉變及事奉的心志成為我們的激勵。

非洲姊妹國

芬達希巴



人都希望飛向自由國度，走出埃及這個寄人籬下的屋簷，大部份的蘇丹人都說很愛自己的國家，但由於西部的戰爭，卻要逃離家園，尋求安穩的生活。為了走向歐美夢想，他們在這兒等候移民的過渡期間，會到我們的語言中心學習英文，有部份人對我們的中文感興趣，更有少數學生學畢英文後再學中文。

因為服務難民，所以中心收費廉宜。大部份人沒有工作，就算有工作的薪金也很微薄，他們也常受埃及人的歧視。經濟不景，本地的埃及人也難找到工作，所以他們認為蘇丹人跟他們爭飯碗，這就是兩個姊妹國之間的矛盾，彼此互為憎惡！他們的共同文化，都是晚睡遲起的習慣，我學懂了一般探訪要在下午，並且不需要預約，和香港不一樣。星期五是主麻日，又是他們的例假，他們的社群也常彼此探訪，所以我們團隊亦定了這天是探訪學生日。

縈繞心間，但充滿感恩的經歷是認識了「190 家庭」有三年多，彼得先生（受浸後的新名）身高約有 190 厘米吧！他在蘇丹受逼迫時，因遇見耶穌，所以當他平安地逃到埃及後，就有心尋求耶穌，最終成為了祂的跟從者，可是當時他的太太還未信主，所以兩人關係變得緊張。感恩同事們鏗而不捨的跟進，最後太太被聖靈感動，歸向了真神，後改名為呂底亞。後因有埃及傳道者跟進，他們夫婦曾受密集式的訓練，熱心追求主。

四年前的 190 家庭，他們的孩子曾是我們中心的學生，同事因此而認識了 190 夫婦。當時初來乍到的我，常跟同事探訪這家庭，呂底亞也常來我們家作客。初相識時，他們生活坎坷甚艱難，丈夫由早上十時多工作至凌晨十二時多，常被埃及老闆欺壓和剋扣本來已微薄的工資。一次路經他工作的街鋪，停下來問候一

番。那次，我親眼見過他在我和同事面前吐苦水時，不禁流出男兒淚，我心為他甚難受。他太太曾是我們中心的清潔工人，也曾因這種低微工作而背人垂淚，因為夫婦二人在蘇丹本來就有好生活，彼得是生意人，呂底亞是律師。可是逃難至埃及後，受盡凌辱，孩子們在學校也被欺凌，我心也為這家庭難過。惟上帝沒有遺忘他們，經內地同胞的幫助，他在華人公司當起會計來。經過好不容易的適應後，他的忠心和勤奮終被老闆發現和賞識。薪金數次大躍進，如今生活真的改善了，孩子也能入讀較好的學校。可是為了供書教學和養活一家五口的生活開支，彼得已有一年多在晚間多作一份工。感恩是他仍堅持星期五走到老遠的一區參加團契生活，可是太太為了照顧家庭和孩子，不單沒有跟他一起去，而且也沒有太大的動力看聖經，因她常喊非常疲憊。惟求主親自引領他們倆的屬靈生命在恩典中繼續成長！如今上帝很賜福這個家庭，也許祂也沒有忘記他們夫婦二人在艱苦中的眼淚吧！



來自香港的譯經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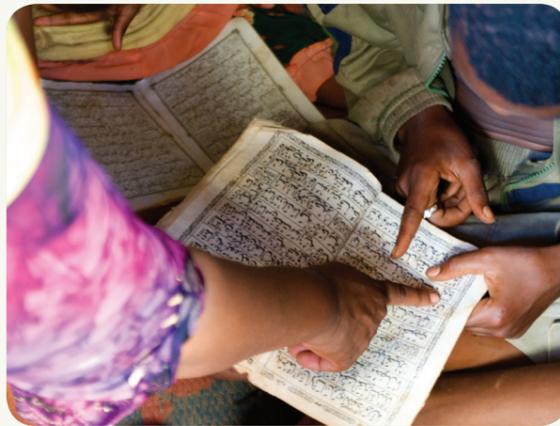
莫先生夫婦



我們在2013年1月來到南蘇丹。當時正值旱季，天氣炎熱乾燥，日間氣溫四十多度，在風扇下仍可勉強工作，但政府沒有錢買燃油發電，所以大部分時間都沒有電力供應。我們的翻譯中心有自己的發電機，不過，也只在辦公時間和晚上七時至十時半供電。周末和假期日間供電時間更短。我們每天中午都以汗水伴飯，晚上在三十多度高溫下睡眠，只能不斷起床沐浴，甚或把床單或睡衣弄濕，包著自己，好讓自己涼快一點。一年後，家中添置了儲電池，晚上可以開著風扇入睡，睡眠素質才稍為好一點。

我們起初來到南蘇丹，是協助米圖族（Mitto）開展他們的譯經計劃。米圖族不屬南蘇丹，但因他們的家鄉政局不穩和傳統宗教不容，有些信徒來到南蘇丹，差會便為他們開始譯經工作。

一年後，南蘇丹的一個民族——摩利族（Murle）——要開始翻譯舊約聖經，因我們有翻譯舊約的經驗，所以工場主管便順理成章地要求我們協助這計劃。結果，我們夫婦二人現今都要各自負責一個譯經項目。我們主要負責檢核他們的譯稿的準確度。這裏大多譯經員的教育水平不高，對聖經認識也不多，所以譯稿質素參差，我們要花很多時間訓練譯經員和檢核他們的譯稿，確保譯稿符合原文經文的意思。不單如此，我們也要為他們制定譯經計劃和方向，同時間也要處理人事問題。



除了工作方面的挑戰，在過去四年多，我們先後因內戰爆發而要兩次緊急撤離工場。工場的經濟不斷下滑，很多人鋌而走險，治安情況每況愈下，我們的翻譯中心也曾被賊人試圖或成功闖入行劫。起初決定來南蘇丹前，我們也不知道這個工場的挑戰原來那麼多，當時只是深深覺得神要用我們累積了的少許聖經翻譯經驗，在工場上邊做邊學的時，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經驗，訓練新的譯經同工。我們在最炎熱的季節來到南蘇丹，為要試試自己能否適應炎熱的天氣。回望過去的日子，難處多，但總不至沒有出路，主的恩典總是夠用。我們已六十多歲，主若許可，還希望可以在南蘇丹多留幾年，幫助這些民族以母語閱讀神的話語。

此文原載於《譯經使者》2017年冬季7-8頁，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授權轉載，網址：www.wycliffe.org.hk。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我跟她一樣寶貴

王翠旋



南非是一個混雜的國度，雖大部份人也自稱基督徒，卻沒多少個是在信仰上認真及委身的。在內城區的街上，尚未到黃昏，就已經看到不少打扮性感的女士、甚至是少女在街上招徠生意，進行不道德交易。回想七年前，有機會參與了一個由國際差會舉辦的跨文化宣教訓練課程，在南非待了約半年的時間。當時的我有機會透過一個當地的基督教機構，接觸及服侍這群女士，看到當中巨大的需要，也成為我人生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轉捩點。

當年我在一所提供性服務的酒吧，認識了一位來自津巴布韋、26歲的Sammei（化名），那時她已工作了10個月。津巴布韋的經濟比南非還差，她是家庭的唯一收入來源，需要供養兩名小孩及正在讀書的弟妹，不得已才來到南非賣身以換取生活費。家裡並沒有人知道她在南非如何賺這麼多錢，這是她努力隱瞞的天大秘密。每次交易，Sammei能賺取港幣\$70，工作由午飯後至凌晨，如果生意好，她一天甚至可服務40名客人。

她說她信耶穌，但不認為自己可以死後上天堂，因為她知道自己在做壞事。我說在神眼中，我跟她一樣寶貴，因為我們都是神的女兒。如果神不愛她，耶穌在世上就不會常接觸妓女了。從她眼泛淚光的表情中我知道她很驚訝，其後她不斷感謝我的到訪。我知道要被感激的不是我，而是主基督自己，是祂有如親自作成Sammei與我碰面，主讓我不單感受到她那份無奈及內疚，我更強烈感受到主耶穌正為這生命發出的哀嘆。基督彷彿透過我親自撫摸及憐憫這在絕望中的生命。這次經歷讓我心中泛起巨大的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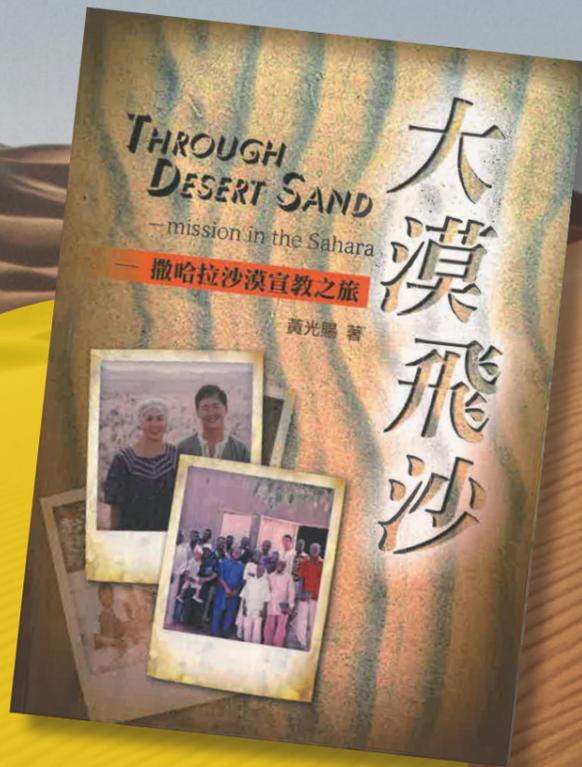
我在南非接觸Sammei及其他未成年已賣身、染上毒癮或性病的少女，神感動我思想自己的家，在香港這個同樣是燈紅酒綠的大都會中，必定不乏這類極度需要神憐憫的婦女，在黑暗中苦苦掙扎。故此，因著內心從未有過的澎湃感動，以致在這個南非課程完結之前，我回應主說：「我願意回港後繼續成為基督的特使（林後5:20），去接觸這些在黑暗中破碎的生命。」

因此，回港後我就加入差會，走進風月場所接觸這些賣身的婦女。自2013年，在主的帶領下成立「同行者事工」，集中走訪服侍深水埗區的一樓一鳳。與每一位生命的相遇、相識、相知，都讓我心中更肯定，這群體是主頒佈給我獨特的召命。為了有更整全的裝備，於2016年進入神學院接受牧職裝備，期望學有所成後，能成為這群邊緣婦女的牧者，引領他們迎向基督。



差傳書介——《大漠飛沙》

丘蘭達



大漠飛沙：撒哈拉沙漠宣教之旅
Through Desert Sand: mission in the Sahara
黃光賜 著

「吓？沙漠？非洲？我去過非洲啦，去過埃及啦、去過摩洛哥啦，好特別！都有拍照啊、浩瀚沙漠、蒙著臉騎駱駝、站在街頭拿著風味小吃……很多很多相片都放上臉書分享……」但是《大漠飛沙》不是臉書上十天八天的旅遊相片，此書不同臉書，沒有旅遊景點、沒有打卡位置、沒有V字手勢相片，只有幾張黑人合照，其實全是文字分享等等的真實生活點滴，見證作者黃光賜牧師一家超過十年的非洲宣教生涯。

還記得上年介紹的《靈謐心語》嗎？又是非洲宣教士？《靈謐心語》的作者隻身一人遠赴工場，《大漠飛沙》的作者是舉家前赴工場……

作者黃光賜牧師夫婦是馬來西亞華人，帶著三位兒女於1999年來到了非洲國家作宣教士，兒女們就在首都差會學校讀書，而夫婦則在千里以外的一個小鎮住下來，與原住民曼加人成為朋友，向這群伊斯蘭教背景的黑人朋友傳福音。這裏500公里內沒有華人，所以他們最初到達時很觸目。

由最初黑人跑去他們家敲門為求見一面便高興離去，像看見稀有動物一樣，到和他們一起坐下聆聽，他們的文化中同坐就是好朋友，到最後黃牧師更獲邀去見村中「皇帝」討論信仰。他的身份由最初被觀賞的稀有動物，漸漸轉為「朋友」，成了受尊敬的「教導的人」，當中他和家人付出了無比耐性，更犧牲和兒女相處，當中更重要的是他擺上禱告、一家人的忠心。

孤身一人宣教有一人的困難，二人同心宣教也有考驗，「舉家」宣教也有衝擊！試想想500公里內沒有華人，而兒女在千里以外，夫妻二人連彼此臉上毛孔都算完了，彼此相對無言，關係很易出現危機。而且兒女漸長，當分隔越久，每年的幾次假期由最初一兩年興奮相聚，漸因語言隔膜，在假期頭幾天大家互相適應，五口之家共處一室努力溝通，三五天以後才有一家人的感覺。黃牧師的兒女們在2000年各寫了感受，大哥感恩能學習獨立認識黑人朋友，也能服侍人。二哥和妹妹到非洲時年紀小，並且要離開父母在首都讀書，感恩他們也能適應新環境及結交新朋友。當回顧自己宣教士生涯時，黃牧師感激三位兒女毫無怨言、積極，正面支援。

我們可能常著眼宣教士在工場有沒有領人歸主？有沒有被迫害？有沒有朋友支援？等等，而忽略了宣教士自身的軟弱以及家人的關係，原來我們確實需要為這些忠心僕人代禱守望。

當我們花十天八天去旅遊，總會喜孜孜向朋友分享所見所聞，盼望親友感受喜悅。大家有沒有想過宣教士花十年或以上時間到異文化之地宣教，也是喜孜孜的分享所見所聞，但他們不只期望我們給一個like，更盼望你能回應：「起來，接捧！」、「舉家」……這一刻還沒感動？盼望你看完這書，至少踏出關心宣教第一步，明白宣教士難處，為他們和家人守望禱告！讓他們的見聞觸動你心，念念不忘，必有迴響。